

访谈

那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代，却又是一个群星璀璨的年代。20世纪初期，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时代，知识界喷涌出了诸多被后世铭记于心的大师，陈寅恪、王国维、林语堂、傅斯年、胡适……岳南的新作《南渡北归》三部曲《南渡》、《北归》、《离别》，全景式地描绘了抗日战争时期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多样的命运和学术追求，塑造了20世纪大师们的群像。岳南下江南，访旧迹，写下洋洋洒洒170万字，成书历时8载，用心感怀大师们的深邃思想，在众说纷纭中引领读者走进时间隧道，揭开历史的面纱——



《南渡北归》第一部封面。

独为华夏哭大师

——读《南渡北归》

文/海南日报记者 蔡葩



书中的大师，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合影。

利，日本大军沿扬子江一线由东向西节节推进，时流亡到云南蒙自的学术大师陈寅恪，伤感地写下了“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的诗句。想不到经全国军民与知识分子的共同奋战，于不到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瘦信不衰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为中华民族可歌可泣的伟大胜利。凯歌声中，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历史上第四次南渡后的大回归。此为第二部书名《北归》之由来。

“然而，民族的抗战虽然赢来了胜利，但是知识分子的命运却依旧多舛。南渡之后的北归，本可快慰人心，可谁又想到不出三年，随着国共内战爆发，兄弟阋于墙，这些大师巨子不得不在内战的炮火声中无奈地作出人生抉择，其结果正如大家所看到的，胡适、梅贻琦、傅斯年、李济、董作宾、钱穆、毛子水等等，携家带口，同时带着他们的个人理想和主义，越过台湾海峡，进行第二次南渡，最终‘归骨于田横之岛’（傅斯年语）。而陈寅恪、叶企孙、饶毓泰、曾昭抡、吴宓等一批大师，则在南渡中突然改辙更张，回募故土，仓皇张望，不知如何适应，终于在大时代的革命洪流中哀婉地死去，身后情境凄凉。更有一批北归后原地不动的知识分子，紧守故土，积极改造，其晚境不是投湖便是上吊自杀，如向达、俞大嫻、陈梦家、傅乐焕、穆旦等等。也有一部分在“文革”中投靠江青等权贵，红极一时，如冯友兰、周一良等，最终又陷于世人皆曰杀的尴尬之境，令人欲哭无泪、扼腕叹息——这就是《北归》之后的第三部《离别》的大致脉络。‘大师远去再无大师’，并不是我的发明和哗众取宠，实则是一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回顾历史，瞻念未来，除了掬一捧怀想的热泪于逝者灵前，夫复何言？！”岳南的语气里充满感伤。

海南周刊：是什么缘由促使您写作《南渡北归》？考古学的发现与《南渡北归》怎么会联系起来呢？

岳南：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的时候，一次偶然的会与朋友到北京昌平明代十三陵旅游，看到那个已经打开的定陵地下宫殿，灵感一闪，认为这个考古发现发掘可以写一个东西，于是就通过北京大学考古系找到了当年毕业于北大、主持明定陵地下玄宫发掘的考古队长赵其昌先生，并与赵其昌先生的夫人杨仕合作，完成了长篇纪实文学《风雪定陵——地下玄宫洞开之谜》。

就在采写明定陵地下玄宫发掘的时候，我渐渐地对考古本身和考古发现产生兴趣，开始关注这个领域的人和事。比如说挖到一个坟墓，可能考古人员凭借一些残缺的碎片，就能大体推断出这个坟墓是哪个朝代的，是平民的还是官员的或者是帝王将相的。有时在考古发掘现场，我就跟考古人员聊，我说你凭什么断定这个墓是汉代或唐代的？考古人员就指着发掘的陶器和其它的器物甚至地下微小的遗迹说，就根据这些断代。我很为他们的学问渊博而惊奇，就问他们这些在外人看来很奇特的秘诀都是从哪里学来的？他们就说是老师们传下来的，再问他们的老师是谁，那就不得了了，慢慢牵出了傅斯年、陈寅恪、赵元任、李方桂、李济、董作宾……等大师。上述人员都是民国初期在学术界光芒四射的箭垛式人物，大多数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而现代中国大地上所有的考古发掘人员，基本上都是从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这个脉络流传下来，也就是说民国时期以傅斯年为代表的那些学术大师的徒子徒孙。我是通过这些“孙子”了解到这些“祖师爷”们的故事。慢慢地，我对这些大师就生出一种敬意并有写一写他们的心理冲动，于是就跟这些大师的学生、后人联系，对这批大师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到了2003年，我感到条件基本成熟，于是就决定正式的采写，经过八年的努力，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南渡北归》三部曲的问世。

海南周刊：民国时期是大师辈出的时代，整部书最让人心痛的是您所发出的慨叹：大师远去再无大师。请问您心目中的大师是怎样的？

岳南：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曾说：“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区域，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规则也。”我觉得这段话就是对大师标准最好的诠释。如果用现在的白话概括一下，类似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思。就是说你不但要全盘继承前人所留下的东西和未竟的事业，还要以你的学问与思想来转移社会风气，引领时代风骚，而这个风骚不是胡领，是要作为标杆指引后来者继续前行的。回顾我们今天的四周，你便发现能达到这样一个标准的大师一个也没有。□

读书札记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不会烟消云散

——盛可以小说集《可以书》品读

文\本刊特约撰稿 赵瑜

盛可以在作品里藏得很深，几乎阅读过她作品的人都会认为，这是一个尖锐的女人，她对质地坚硬的形容词有异乎寻常的嗜好，仿佛她的书写是为了对世界柔软的部分进行袭击。

翻开她新出版的小说集《可以书》（吉林出版社出版，2011年2月），我们也会有这样的发现，这个女作家在小说里干了不少“坏事”，从标题便可以窥出她的锐利来：《干掉中午的声音》、《惟愿中年丧妻》、《快感》。

然而，这些标题的背后却藏着一个纤细的内核，日常生活中的盛可以并不如小说文本里所表达的这样强悍，甚至有些柔软。这在她的一些犀利的文本里也偶尔绽放，比如她对女人的衣服的描述、音乐的选择以及饮食的嗜好，都会一不小心地暴露出她柔软的一面。

请原谅我用索引派的阅读思路，这源自于我和盛可以曾经有几个月近距离相处。我们曾经多次谈论起一个美国女作家，叫作奥康纳。这也是一个热衷于在小说里杀人的女人，我们共同喜欢上这位女作家的一个小说名字：《好人难寻》，呵，那可是一篇杀人如麻的小说。

在这部《可以书》里，盛可以也用多篇小说杀人。最初发表于《收获》杂志的《白草地》写了一个荒诞的事实：妻子长期给做业务员的老公喝一种雌性激素；而《惟愿中年丧妻》中，一群男人则经常带着情人私会，在酒醉的间隙来交流愿望，竟然是：中年丧妻。

这种种去道德化的叙述自然会制造阅读的快速感，正如小说家张楚在这本书的序言里描述的那样，阅读盛可以的小说，常常会惊得出汗。

不是盛可以讲故事大胆，也就是她对那些有金属气息的形容词的占有欲，而是她不按常理出牌的逻辑。她的叙述以及遣词造句都是一种天赋，和后天的训练无关，她是一种无拘束的写作。这也正是我喜欢盛可以的原因，她是一种放肆的、姿态轻



《可以书》封面

松地写作。她不必迎合读者，更没有主题先行或刻意编造的冲动，她有的，多是从日常生活的细处切开一个口子，用自己锐利的语言做刀具，深入再深入，直到流出血来。

我不得不挑出我最喜欢的这个短篇的名字：《缺乏经验的世界》。这几乎是盛可以自传体小说，是写作者真实的经历，又或者从听来的故事中取一个片断移植到某段记忆深刻的旅行中。这篇小说讲一个成熟的女性在火车上艳遇到一个年轻的男孩，运动员。若是在成年男女之间，无论说些什么随意的话，都可能成为半夜敲门的密码，可是遇到这个年轻男孩，成熟女性发现了交流的障碍，当女人暗示或者诱惑这个男孩子的时候，发现，由于缺乏经验，他根本听不懂她的暗示。这是一个有趣而向内的体验，然而，盛可以却用了近乎执拗又陌生的语言来处理这个故事。使得一个庸常甚至透露着身体气息的艳遇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成为“盛可以标本”。

小说集的最后一篇《兰溪河桥的一次事件》完成于2010年7月，而第一篇《TURN ON》则写作于2002年3月，时间跨度很大，只需要仔细对比这两篇，便可以看出盛可以的变化：她试图将自己对形容词的爱好淡化，然而却去不掉骨子里对坚硬词语的喜欢。

小说写作者是一个偷窃者，有时偷窃别人的时间，有时候偷窃别人的人生经历，但有一点是不变的，那便是小说家偏执般的对某些词语的爱好，这些词语是小说家在人世的最大储蓄。盛可以的语言存折里便储存了这样一大批质地坚硬的词语，她用这些建筑了她的内心世界。随着时间过去，那建筑可能色泽暗淡，又或者更加朴素，却不会烟消云散。

从这个角度说，盛可以在一开始写作的时候，便有意在某处墙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直到有一天，我们作为读者，在她的小说文本里看到她刻下的那道印痕。□